

《西游记》杂剧的发现、整理及研究

李 占 鹏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00)

摘要:《西游记》杂剧是元代篇幅最长的戏曲作品,它是1927年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的。它的发现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关于它的整理和研究也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关键词:《西游记》杂剧;发现;整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13)09-0050-05

袁世硕主编《元曲百科辞典》附录三“杨讷《西游记》杂剧现存版本目录说明”有云:

元末明初人杨讷所撰《西游记》杂剧,清以前刊本今仅存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一种,题《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六卷,署“元吴昌龄撰”,1928年发现于日本,今存日本内阁文库。后世版本皆直接或间接从此本出。故本目录于书名、批评者从略。^[1]

此附录说明《西游记》杂剧是杨讷所撰,清代以前只有万历刻本存世,国内无存本。它是1928年才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的,现存国内的各种版本都系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影印或转刻而来^①。它题作“元吴昌龄撰”,实为伪托,据孙楷第考证,当为杨讷所作。此附录后还列举了《西游记》杂剧的9种版本。

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有云:

吴昌龄先生作《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差不多明以来研究戏曲的人人都知道。可是他的书自明万历以后即少见。清初的钱曾虽然还藏有其书,在他的《也是园目》中著录了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但以后寂然无闻,就慢慢地隐晦下去了。直到清末王静安先生作《曲录》还是苦于未见其书。

这是一件憾事,爱好文学的人如周豫材先生,也

曾设法搜求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的经文,推测《纳书楹曲谱》里所引的《西游记》或者是吴昌龄所作。但这是一种希求。吴昌龄原书是不可见了。

直到一九二八年,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发现了《传奇四十种》,其中有明万历甲寅刊本杨东来评吴昌龄《西游记》一书。一时传遍了中外学术界。日本盐谷温先生是研究戏曲的,遂把这书重印出来。这个重印本流传到中国,大家都十分重视,因为这是吴昌龄的曲,这是中土久佚的剧本。^[2]

孙楷第在这里说学界像王国维、鲁迅都在搜求《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却不料发现了《西游记》杂剧,而此杂剧又署名吴昌龄,故以为吴昌龄是它的作者在最初并没有引起怀疑。

赵景深《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即是一例:

渴望已久的元吴昌龄的杂剧《西游记》六本,最近才从《世界文库》第一卷上看到全部,这在我是如何的喜悦呵!虽然此书在日本早就有了复印本,我却无缘见到,仅于数年前在振铎家翻过插图而已。听说日本的复印本售洋二圆,现在《世界文库》第一卷只要一圆,单只这杂剧已经比从前的价格便宜一半了。^[3]

赵景深就没有怀疑这是吴昌龄所作。在他之前,傅惜华也持此说,他的《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之研究》也认为《西游记》杂剧是吴昌龄所作。

收稿日期:2013-04-16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论著综录”(05BZW03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曲学史研究”(10XZW021);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元刊杂剧三十种集评汇校详注”(0918)

作者简介:李占鹏(1965-),男,甘肃正宁人,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戏曲史研究。

杨景贤是元末明初的一位蒙古族戏曲作家,明初无名氏《录鬼簿续编》载:

杨景贤,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故元蒙古氏,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锦阵花营,悠悠乐志,与余交五十年。永乐初,与舜民一般遇宠。后卒于金陵。^[4]

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乐府格势·群英新编杂剧》所载杨景言就是杨景贤,孙楷第说是“乃一人二字”。朱权比喻他的创作风格是“如雨中之花”。《录鬼簿续编》记载他创作的杂剧共18种:

《卢时长老天台梦》《生死夫妻》《柳耆卿诗酒玩江楼》《偃时救驾》《月夜西湖怨》《贪财汉为富不仁》《待子瞻》《三田分树》《西游记》《红白蜘蛛》《楚襄王梦会巫娥女》《一箭保韩庄》《刘行首》《两团圆》《陶秀英鸳鸯宴》《魔勒盗红绡》《月夜海棠亭》《大闹东岳殿》。^[4]

这18种杂剧,其中16种已佚,今存2种即《刘行首》《西游记》。

吴昌龄也是元代杂剧作家,西京(今山西大同)人。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极少。钟嗣成《录鬼簿》说他是“西京出屯俊英杰”,朱权《太和正音谱》比喻他的创作风格是“庭草交翠”。天一阁藏明本《录鬼簿》载其作品为10种:

《哪吒太子眼睛记》《唐三藏西天取经》《花间四友东坡梦》《张天师夜祭辰钩月》《浪子回回赏黄花》《老回回探狐洞》《狄青扑马》《货郎末泥》《抱石投江》《官月走昭君》。^[5]

曹楝亭刊本《录鬼簿》还著录了《鬼子母揭钵记》。这11种作品只有《花间四友东坡梦》、《张天师夜祭辰钩月》今存。《唐三藏西天取经》只存残曲。

从这里看,在元代有两种杂剧以唐僧取经为题材,1种是杨讷的《西游记》,1种是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前文“说明”中说在日本发现的《西游记》题为吴昌龄作,显然是把这两种杂剧混为一谈了。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作者创作的同一题材的作品。但这一误题却在后世引起了误导,致使不少人都认为《西游记》杂剧是吴昌龄所作,实际并非如此。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三卷即将它收录在吴昌龄名下,而且在剧前的“剧目说明”里列举了这样做的理由:

此剧卷一首页署元吴昌龄撰。卷首有蕴空居士的《总论》,谓“昌龄尝拟作《西厢记》,已而王实甫先成,昌龄见之,知无以胜也,遂作是编以敌之。”明代曲家孟称舜于《柳枝集》中转录此说,并将剧中降服猪八戒部分收进集里。孟氏除标明元吴昌龄著外,还在多处作眉批指出剧中的元人笔法。其后,清代曲家洪升《太平乐府》题辞有云:“……比之吴昌龄《村姑演说》尤错落有古致”,所谓《村姑演说》即指此剧第六出。可见洪氏亦视此剧为吴作。

据曹本《录鬼簿》,吴昌龄曾作《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今存《西游记》杂剧以唐三藏西天取经作为剧情发展之主要线索,与上述剧目吻合。此外,吴氏尚有《哪吒太子眼睛记》、《鬼子母揭钵记》剧目,它们可能与西天取经故事有关。哪吒与鬼子母均在《西游记》杂剧中出现过。第十二出鬼子母上场时说“鬼兵那里?随我去揭钵盂去来”,《鬼子母揭钵记》或即本此敷演。基于此,并参考上述三家之说,姑将此剧系诸吴氏名下。

自《录鬼簿续编》出,世人得知元杨景贤尝作《西游记》杂剧,故有断今存本为杨作者。然而,该书作者自称与杨氏“交五十年”,却在书中没有著录杨作《西厢记》的题目正名,亦无任何附注(杨氏剧作十八种,有附注者十四种),姑勿论个中缘由如何,仅从该书语焉不详别无确证看,也难以将今存本之著作权判归杨氏。

至于吴作之说,亦有可献疑者。其一,天一阁本《录鬼簿》在吴氏《西天取经》之下著录其题目正名“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所谓“老回回东楼叫佛”,今存本并无相应条目;其二,《万壑清音》所选《双调·新水令》套有“老回回迎唐僧”情节,当是吴作之片断,却未见于今存本;其三,剧中有多出是数种宫调混用的,此为宋金诸宫调成式,而于元剧常例有所不合;其四,全剧分出不分折,与明传奇格式相近。据以上几点推测,今存本与吴氏原作有一定出入,其故事情节约在宋金时代已见于民间讲唱文学,故此,它仍残留着诸宫调的形式,其后,经元明文人大多次增删、修改,最终成为兼有传奇形式之杂剧。其中,吴昌龄当是较早参与其事的作家(杨景贤较吴氏晚出),其《唐三藏西天取经》一剧可能为今存本奠定基础。尽管今存本间杂着若干作家手笔,并非吴作原貌,但它由讲唱文学而变为杂剧,较早成其功者当推吴氏。^[6]

这些理由也有道理,但总是缺乏最确凿的证据。而《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就是两部作品,另外,吴昌龄比杨讷生活时代早,与王实甫相前后,约在元初,而杨讷已在元末,《西游记》杂剧与《西厢记》尽管都是长篇作品,但差别还是很大的。它的体制、风格与元末的剧作相近。此文以卷首蕴空居士所论为据,也有问题,就是蕴空居士是何人,他的话是否就是最权威的?孟称舜和洪升都是剧作家,他们继承蕴空居士陈说而不加辨别也不是说绝不可能。所以学界比较接受孙楷第的说法,一般还是将它归于杨讷名下。

二

《西游记》杂剧共6本24出。第一本“湛露尧冥一叶新,宝筵祥瑞丽仙宸。三元同降天王节,万国均瞻化日

春”，包括“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雪仇”四出。旦本，由唐僧之母殷氏唱，叙述唐僧的来历。正名为“贼刘洪杀秀士，老和尚救江流，观音佛说因果，陈玄奘大报仇”。第二本“绛坛宝日丽璇霄，淑景当空午篆高。三殿尽如灵宝界，诸天齐降紫宸朝”，包括“诏钱西行”、“村姑演说”、“木叉售马”、“华光署保”四出。其中“村姑演说”为旦本，村姑唱，其余均为末本，由尉迟恭、木叉、华光唱。写唐僧去西天取经，收龙马、观音派十方保官保唐僧沿途无事等。正名为“唐三藏登途路，村姑儿逞器顽。木叉送火龙马，华光下宝德关”。第三本“羲驭流光泰宇清，宝筵初启百花明。云中缥缈黄金相，日下瞻依白玉京”，包括“神佛降孙”、“收孙演咒”、“行者除妖”、“鬼母皈依”四出。“神佛降孙”由金鼎国玉女唱，“鬼母皈依”由鬼母唱，为旦本，“收孙演咒”由山神唱，“行者除妖”由刘太公唱，为末本，写孙悟空的来历，唐僧收孙悟空、沙和尚及孙悟空遇红孩儿故事。正名为“李天王捉妖怪，孙行者会师徒，沙和尚拜三藏，鬼子母救爱奴”。第四本“玉宇澄空卷绛绡，紫云声里奏咸韶。认将北斗回金柄，魔利天中走一遭”，包括“妖猪幻惑”、“海棠传耗”、“导女还裴”、“细犬擒猪”四出。“细犬擒猪”二郎唱为末本，其余均为裴女唱，旦本。写猪八戒的故事。正名为“朱太公告官司，裴海棠遇妖怪。三藏托孙悟空，二郎收猪八戒”。第五本“万里韶光应节来，三天宝箓彻明开，分明龙女擎珠出，疑是仙人带月回”，包括“女王逼配”、“迷路问仙”、“铁扇凶威”、“水部灭火”四出。“迷路问仙”采药仙人唱，为末本，其余为女王、铁扇公主、电母唱，为旦本，写唐僧过女人国、火焰山故事。正名为“女人国遭险难，采药仙说艰难。孙行者借扇子，唐僧过火焰山”。第六本“万里香风下九天，仙真鹤驭尽翩翩。一诚上达祇园地，永保皇图亿万年”，包括“贫婆心印”、“参佛取经”、“送归东土”、“三藏朝元”四出。“贫婆心印”贫婆唱，为旦本，其余为给孤长者、成基、飞仙唱，为末本，写唐僧取经东归，师徒均成正果。正名为“胡麻婆问心事，孙行者答空禅。灵鹫山广聚会，唐三藏大朝元”。

《西游记》杂剧与其他元杂剧在文体上大致相同，上场诗、下场诗，宾白曲辞，宫调曲牌都是元杂剧的规制和风范，不同的地方就是虽然分成6本，但每本出数并不独立，而是连续的，尤其是不标“折”而用“出”，而且每出都有标目，正名放在每本之后，这多少也反映了元杂剧在元末明初受南戏创作影响的事实。它是《西厢记》之外元代的另一部大型剧作，也是杨讷精心创作而成的作品，结构宏伟，情节完整，是元杂剧的巨制，行文虽然有草率欠提炼处，但很多地方都写得相当精彩。在内容上，比《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都有显著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孙悟空的形象被突出了，而且始终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二是将神猴的故事与唐僧取经的神话揉合在一起；三是篇幅的加长使它的容量也变大了，增饰

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情节和形象。这无疑是杨讷在吴承恩《西游记》小说之前的独特创造和贡献。

《西游记》杂剧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戏曲苑地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剧本，使人们在《西厢记》之外又看见了一个大型的杂剧作品；同时也为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流变提供了文学作品上的又一个证据，作为中介将以唐僧为主角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小说《西游记》连接起来；还使后世看到了元杂剧与明清传奇之间演变的一些痕迹。

三

关于《西游记》杂剧的整理，主要体现在把它收录在不同的戏曲丛刊中。它原本是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为《传奇四十种》^[7]之一。它是什么时候流入日本的已无从考知。它在1928年被发现后，首先由东京斯文会以铅排本出版，引起世界注意并转入中国。这样在民国年间的《民言报》副刊“戏曲周刊”上连载^[1]。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生活书店排印《世界文库》^[1]收录。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上杂公司排印卢前编《元人杂剧全集》^[1]收之。1953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斯文会铅排本^[1]。1959年中华书局排印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本^[1]。1967年台北中华书局版《元曲选外编》影印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1]。1979年台湾鼎文书局版《全明杂剧》影印《元曲选外编》本^[1]。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6]收录了它。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第1766册也影印了斯文会的《杨东莱先生批评〈西游记〉》^[8]。由于《西游记》杂剧是海内孤本，所以对它的校勘迄今为止仍很少进行，只有山东文艺出版社在1991年曾出版过它的一个校点注释本。上述各戏曲文献的收藏主要是基于对它的影印和转录，所起的作用是扩大它的影响和普及面，使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它并阅读它。

对它的研究主要有孙楷第和赵景深。孙楷第的《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一文分为三个部分和一个附录。第一部分主要提出问题，认为《西游记》杂剧和《唐三藏西天取经》是两部不同的杂剧，《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所作，吴昌龄所作《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今已失传。第二部分以范钦天一阁抄本《录鬼簿》上卷吴昌龄《西天取经》剧下“老回回东楼叫佛 唐三藏西天取经”中的“回回叫佛事”为据，对照《西游记》杂剧，发现它并没有这样的情节，而明天启四年甲子止云居士编的《万壑清音》卷四录《西游记》四折，其中两折为今本《西游记》所有，另外两折中的一折为其所无，一折与今本《西游记》完全不同。今本《西游记》没有的这一折便是“回回迎僧”，此演回回叫佛事，这就是吴昌龄《西天取经》杂剧的一折，止云居士把它放在了《西游记》的名下，使二剧混成一种。后来李

玉的《北词广正谱》、清庄亲王的《九宫大成南北词谱》、叶堂的《纳书楹曲谱》都收选《回回迎僧》，也标名作《唐三藏》，但所引却有区别。《九宫大成》作“西天取经”，《纳书楹曲谱》作“西游记”，三谱所引此折与《万壑清音》所引很有出入。今本《西游记》第五出“诏钱西行”与《万壑清音》的“诸侯钱别”也有不同。经过比勘，他认为“《西游记》是《西游记》，《唐三藏西天取经》是《唐三藏西天取经》，今本《西游记》不是吴昌龄作的，而署吴昌龄，这是刻书的人只知道吴昌龄有《唐三藏西天取经》，而不知他人尚有《西游记》，认为他所见的《西游记》就是吴昌龄的《西天取经》”。著者否认了吴昌龄是《西游记》杂剧的作者。第三部分考证了《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是杨景贤。先是从《录鬼簿续编》中找到材料，《录鬼簿续编》记载杨景贤有《西游记》杂剧一部，后又从李开先《词谑》发现它著录杨景夏的《玄奘取经》第四出与今本《西游记》杂剧同，此杨景夏即或杨景言、杨景贤之误。附录对《万壑清音》《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纳书楹曲谱》《缀白裘》所引两种西天取经文献作了详细的考察。通过这些考证和校勘，著者认为《西游记》杂剧就是杨景贤所作。孙楷第的观点逐步为后世学界所采纳，如徐征等主编《全元曲》就是将它归在杨景贤名下。但也有持异议者，如前引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西游记》杂剧说明”即是^[2]。

赵景深的《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对《西游记》杂剧的作者吴昌龄并没有怀疑，先是对它的发现表示了由衷的喜悦，接着概括了每出的内容及与其他文献有相关者，把它与睢景臣《汉高祖还乡》、小说《西游记》《清平山堂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西厢记》作了对比，指出它的优长和不足，推断吴昌龄的“精心结撰”，是想“匹敌《西厢记》”。说自己只同意蕴空居士摘录的5段警句，觉得“新鲜的气息扑人眉宇，字句的锤炼，不大袭用前人的滥调”。除这5段外，著者还举出了与其相似的19段警句，这表明《西游记》杂剧的作者很有创造性，还分析了它的特征，如说楔子不另分出，也存在借宫现象，以及不常用的曲牌和不常见的借宫，还有丑角般的插唱等演唱方面的特点，将它与《缀白裘》、《纳书楹曲谱》、《雍熙乐府》、《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了一些比较^[3]。赵景深的这篇论文主要侧重点在对此剧的文本所作的研究，与孙楷第对它的作者的研究正好形成互补，大体上使《西游记》杂剧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比较初步的印象。

除了孙楷第与赵景深的论文，还有一些论文也以《西游记》杂剧为研究对象，如傅惜华《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之研究》^[9]、若水《元代四折以上之杂剧——〈西厢记〉与〈西游记〉》^[10]、刘铭恕《西游记杂剧》^[11]、熊发恕《〈西游记〉杂剧作者及时代考辨》^[12]、熊笃《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兼说〈朴通事谚解〉中所引〈西游记平话〉非元代产物》^[13]等，郑振铎也写了《西游记杂剧》^[14]的论文，但认为是吴昌龄所作，对作者未作考证；而易文《元明时

的蒙古族剧作家杨景贤》^[15]对杨景贤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一些探讨。虽如此，但总的来看研究还相当薄弱。

在戏曲史及相关论著作中，《西游记》杂剧还是比较被看重的，如李修生《元杂剧史》就用了较长的篇幅来介绍杨讷的生平及《西游记》杂剧，对其中的孙悟空形象的来源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指出在元代取经的故事就已成型，它是“现存最早的这一题材的戏曲剧本”，“剧中孙行者诙谐风趣的性格已较突出，与小说《西游记》比较，明显看出是早期形态”，“对我们研究西游记故事演变有着重要价值”^[16]。胡世厚、邓绍基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中钱华撰写的《杨景贤》、徐子方《杨讷〈西游记〉杂剧简说》也以大半篇幅对《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故事流变、主要特征及在戏曲小说史上的影响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和评述。但都对文本关注太少，而对故事流变关注较多^[17-18]。因此关于它的文本的观照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文学史的叙述主要被放在小说《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来体现，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在叙述《西游记》小说的成书过程时说“现存元末明初人杨讷所著《西游记》杂剧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开场，这同样是后来《西游记》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还对它的作者问题作了一条注释^[19]。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在论述小说《西游记》时说“作为文学作品，猪八戒首次出现在元末明初人杨景贤所作的杂剧《西游记》中，在此剧中，深沙神也改称了沙和尚”^[20]。虽有提及，但往往是一两句话，都显得非常简单。

戏曲辞书对《西游记》杂剧或立“杨讷”或立“西游记杂剧”，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在“杨讷”条介绍了《西游记》杂剧，说“此剧已具有后来吴承恩所著《西游记》小说的故事雏形”，“结构虽然庞大，但较为完整，突破了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体制”，“对世情的描写生动真切，表现出戏谑幽默的艺术风格”^[21]。袁世硕主编《元曲百科辞典》立“西游记”条，较详细地叙述了它的剧情，说它是“元杂剧中部头最大、折数最多的剧作，作者通过剧中的幻想世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和战胜困难的意志，但也宣扬了宿命论及佛法无边等消极思想，其世情描写生动真切，语言有民间口语特色，艺术风格谐谑幽默”，“对后世吴承恩的《西游记》小说产生过很大影响”^[1]。戏曲辞书都给它立了条目，说明对它还比较重视，然而真正的研究还是极为稀少。

元杂剧有两部长篇作品，一部是《西厢记》，一部是《西游记》，可以简称它们为“二西”。但这两部作品在后世受关注的程度却非常悬殊，走着两个极端，前者备受宠爱，几乎家喻户晓，论著可谓层出不穷；后者却仿佛被忽视遗弃，几乎无人问津，论著寥若星辰。从学术的角度论，这种偏差实在不应该发生。从思想和艺术以及对戏曲史的贡献来说，它们都有自己不可抹杀的功绩，所以，对《西游记》杂剧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 其实关于《西游记》杂剧发现的最早记载当为郑振铎《日本最近发见之中国小说》，他在此文中说“盐谷君又曾见到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六卷）全书，及冯梦龙所纂三言之《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二种。前者之发见，确也是一种重要的消息。长至六卷的杂剧，我们始终未曾见过，《西厢记》不过四卷而已。这长剧在中国戏剧史上，必定有不少贡献，也希望盐谷君能早日将他们印出”。此文原载《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1927年6月），按此时间，《西游记》杂剧当发现于1927年。此文后收入《郑振铎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郑振铎还专门写过《西游记杂剧》一文。关于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我还发表过《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历史沿革与地域分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主要类型与基本特征》，《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6期；《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意义指归》，《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 杨讷.《西游记》杂剧现存版本目录[M]//袁世硕.元曲百科辞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354.
- [2] 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M]//沧州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366.
- [3] 赵景深.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M]//读曲随笔.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52.
- [4] 无名氏.录鬼簿续编[G]//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2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84.
- [5] 钟嗣成.录鬼簿[G]//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2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09.
- [6] 王季思.全元戏曲: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 社,1999:403-405.
- [7] 传奇四十种[M].明刻本.日本宫内省图书寮.
- [8] 续修四库全书:第176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9] 傅惜华.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之研究[J].南金,1927(1).
- [10] 若水.元代四折以上之杂剧——《西厢记》与《西游记》[J].中法大学月刊,1937(5).
- [11] 刘铭恕.《西游记》杂剧[N].民国日报,1947-01-20.
- [12] 熊发怒.《西游记》杂剧作者及时代考辨[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2).
- [13] 熊笃.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兼说《朴通事谚解》中所引《西游记平话》非元代产物[J].重庆师院学报,1986(4).
- [14] 郑振铎.《西游记》杂剧[M]//郑振铎全集:四.北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584.
- [15] 易文.元明时的蒙古剧作家杨景贤[J].北国影剧,1980(创刊号).
- [16] 李修生.元杂剧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288-290.
- [17] 胡世厚,邓绍基.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216.
- [18] 徐子方.杨讷《西游记》杂剧简说[J].古典文学知识,1999(4).
- [19]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06.
- [20]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51.
- [21]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M].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532.

Discovery, Sorting-out and Research of Zaju (Yuan Drama) A Journey to the West

LI Zhan-p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1100, China)

Abstract: The Zaju (drama) *A Journey to the West* is the longest work. And it was discovered in the library in Japanese cabinet in 1927. The discovery is quite significa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 And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its sorting and study.

Key words: *A Journey to the West*; discovery; sorting and study

(责任编辑:王建平)